

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四

臣豐城雷禮謹輯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丁卯洪武二十年正月壬子朔。

北虜納哈出擁衆金山爲邊患。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爲左右副將軍。率列侯趙庸等領師二十萬討之。

詔焚錦衣衛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命焚之。

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

上謂侍郎秦達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菜則思樹藝之原衣帛則思養蚕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汝工部其卽爲修理以副朕懷

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地之誠所致。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

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
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
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已實
爲天下蒼生也。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奏陝州地產銀鑛乞採取資國用。

上諭侍臣戒止之。

上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
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
元時江西豐城之民苦官採金其初有司貪爲已功歲
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旣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

無窮之害。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二月。浙江及直隸。蘄州等府縣進魚鱗冊。

先是。上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徃徃以田產詭託親隣。勢要久之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於是奸宄糧差累及善良。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徃各處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圖其田形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用步弓丈量。編類爲冊。其法甚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名。

甲申。大將軍馮勝遣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將輕騎出松亭關襲虜營。殺其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藍奚并獲人馬還乙酉。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

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上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叙彞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朝夕省觀。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置兩浙防倭衛所。

三月。復設交城縣大通鐵冶所。

初。大通置冶。歲貢雲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聽民採取。至是。朝廷繕治兵器。當用雲子鐵。而他所不產。工部以

言故命復設之

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勅延安侯唐勝宗以直償之。

暹羅國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

大將軍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

甲戌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秩滿來朝。賜璽書勞之。

統首任雲南五年。能撫綏夷人。諸蠻信服。上嘉其功。

出天下十二牧之首。

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視要害。築城按籍抽丁爲戍兵以防倭寇。

凡得丁壯一萬五千餘人。築城十六。增置巡檢司四十。

有五。分隸諸衛。

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宥免。今復不悛。宜并罪論誅。上以其用刑不信。止杖遣之。五月庚申。遣使齎勅諭西平侯沐英等。晝夜緝理金齒楚雄。緬甸及瀾滄江中諸道。自今以後。平緬不許一人差往。靜以待之。

丙寅遣使齎勅諭征虜大將軍馮勝等。乘納哈出棄金山。宜進取之。不可稽緩。

丁卯。上與侍臣論善惡感應之理。

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已者。福禍則聽於天。

彼爲善無福爲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甲戌禮儀司蠻子鎮撫張允恭。逸乃刺吾至大將軍馮勝。營勝遣人送納哈出所。

六月丁酉。臨江侯陳鏞從征納哈出。沒于軍。

丁未。征虜大將軍馮勝駐金山。遣永昌侯藍玉至納哈出。營降其衆。

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鷺庄。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牧蓄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勝營。傷爲納欵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

使見勝還報。納哈出聞之。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願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常茂在座。其麾下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

大白經天。

閏六月都督濮英殿大軍還道爲虜所乘死之。

初納哈出之降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侯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猝爲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後贈金山侯諡忠襄。

七月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剌八禿等來降大將軍馮勝遣人送之京師仍遣定遠侯王弼發官軍往迎。

詔太公從祀帝王廟。

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建武成王廟上曰立武學是岐文武爲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

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卽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韻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建立武成王廟。是乃後世之陋習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

定親王祿五萬石

八月。上與侍臣論謹嗜好。

上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類。一爲物誘。則鏡垢水渾。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亦

豈能無好但在好之得其正耳。如人主好賢則不肖遠
好直則諂佞者遠而國治矣。苟反其所好則賢者遠而
不肖者進。正直者遠而邪佞者進。欲國不亂難矣。一嗜
好之間而治亂係焉。可不謹乎。

壬子戒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當改行易慮以圖
後功。

上曰。近以沙漠未清。命汝等率師。何膺大將軍之任而
乃專爲己私。播惡胡中。降虜致恨。古之名將。豈如是耶。
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漢英等人馬三千陷沒於
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
若此者。論以國法。皆當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

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報哉。

丙辰遣使齎詔諭來降達達以安處事宜示之。

癸丑詔征虜大將軍馮勝還令永昌侯藍玉行總兵官事鄭國公常茂勝之壻也勝每於衆軍中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之語勝銜之及降納哈出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旣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印。

詔景川侯曹震選四川所屬精兵二萬五千徃雲南尋甸之地屯種以候征討。

丁丑征虜大將軍馮勝以故元降將納哈出所部官屬將

校三千三百餘人送至京師。

九月封納哈出爲海西侯。

納哈出等見。上撫慰甚至賜以一品服封以侯爵其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詔左副將軍傅友德編集新附軍士簡練精兵屯駐大寧以防北虜寇抄。

北平布政使請自河間景州至永平撫寧馬驛吳橋至通州水驛各增置馬及船從之。

永昌侯藍玉奏自遵化至喜峰口及寬河柘山會州新城大寧等處宜置馬驛以備邊報從之。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羣臣于奉天殿。

皇太子宴國戚及東宮官于文華殿。

丁酉安置鄭國公常茂於龍川。

茂坐驚潰虜衆罪當誅。上念其父開平王之功宥之。

丁未遣指揮趙隆齎詔以永昌侯藍玉爲大將軍延平侯唐勝武定侯郭英爲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爲左右叅將率兵討殘胡肅清沙漠。

命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軍士城西寧。

十月戊申朔饗太廟。

封都督僉事朱壽爲舳艫侯張赫爲航海侯。

改建歷代忠臣廟于雞鳴山之陽。

先是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壺。南唐節度使劉
仁瞻。宋武惠王曹彬。元御史大夫福壽。皆已立祠。上
以其溷處閭巷。故詔徙之。

遣使賚潁國公傅友德所親北番降卒。

凡四萬六百餘人。布九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疋。

壬子。以顏檜爲溧陽縣丞。

檜。顏子。五十八代孫也。

罷宋國公馮勝歸鳳陽。

詔公侯駙馬出使。其僕從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不許
擅乘驛傳船馬。違者罪之。

命兵部遣使籍杭湖。徵諸金華。寧波。紹興。及徽州市民富。

寶者出克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強富喜功生事結怨啟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命吏部選南方學官有學行者分教北方學校生徒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

庚午。征虜將軍藍玉奏天氣向寒。胡人斂迹。請大軍回薊州近城屯駐。俟有邊報。然後進軍。詔許之。

十一月壬午。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

詔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俟農隙。征進。又命桓等領兵屯田於畢節等衛。

癸未。大將軍藍玉遣人送所獲故元將士一千九百餘人。并獻所獲宣勅金銅牌。

戊子。以河南府儒學訓導葛鈞爲翰林院侍講學士。

甲午。大將軍藍玉奏故元丞相哈剌章乃兒不花等遁入和林。乞進兵剿滅許之。

十二月辛未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詔還之
上曰馬戶芻豆之給其費不輕故常命兵部榜諭凡驛
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耶無
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卽還之

上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中外武臣

上以武臣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徃徃麗法乃親製訓之
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勲業保爵位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正月丙子朔

己卯命曹國公李景隆率列侯王弼張翼調徐邳等官軍
防守漠北新附來韃軍

命永平侯謝成以所送韃軍分隸濟南濟寧等衛軍伍錯

居。

詔吏部復前諸城知縣陳允恭官。

允恭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上聞其治縣能愛民下
詔復之。

以浙江道御史凌漢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
當爾律有定法非私子何以金爲固拒不受有廉得其
事以聞者故陞用之。

壬午韶州府知府王世安奏請修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
余靖祠從之。

鞫官軍姚曲里歹等反於廣西命穎國公傅友德率辰

沅貴州普定等衛兵討平之。

故元將信童來降。大將軍藍玉遣人送京師。

二月。長興侯耿炳文承制遣陝西都指揮同知馬燁率西安等衛兵三萬三千解屯雲南。

普定侯陳桓等報立祿肇保城。

乙卯。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萬六十三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寶鈔賜之。

戊午。詔定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先是禮部具名奏請。上裁定。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

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
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詔歷代帝王廟去隋文帝。

初帝王廟爲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止
十六帝。

故元四大王來降。

上以元之子孫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侯沐
英戍守雲南。

禮部奏會試中式舉人施顯等九十人。

三月。上與侍臣論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固不可驕人。貧賤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

富貴而驕人則不可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益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聖訓。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任亨泰唐震盧原質進士及第。賜卓敬等一十名進士出身。吳鑑等七十名同進士出身。是科命立石題名於國子監。著爲令。後齊泰爲兵部尚書。卓敬爲戶部侍郎。皆歿。靖難解縉直文淵閣。

上命諸儒撰疑信論。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諭曰。今觀列子鄰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

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不貞不可謂之信。

增修南郊壇壝於大祀殿。

丹雘內疊石爲臺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壝之外，亦東西相向，疊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闌，陟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爲山形，鑿龕以

置神位。以爲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并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壇之後樹以松栢。外壇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旣以從祀。其朝日夕月熒星之祭悉罷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爲常式。

上與侍臣論去讒佞。

上曰。朕昨觀史。見前代人君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益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險巧之人。舍承人主意。人主多爲所惑。

三
日
正
統
四
卷
始若無害。終實無所不至。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去讒佞。

麓川百夷思倫發叛。西平侯沐英率兵討平之。

時思倫發衆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英集將佐告曰。賊之所恃者象耳。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爲三隊。候象近。則火銃以次發。破之必矣。及陣旣交。象皆披甲。衝突而前。我軍矢石俱發。象皆股慄奔。乘勝直擣其寨。遂縱火焚其巢穴。復以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三百餘級。俘萬餘人。象死者過半。思倫發遁去。英奏捷還師。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迎勞之。

勅諭大將軍藍玉整飭士馬出大寧直抵虜主脫古思帖木兒營搗之。

己巳遣進士分巡郡邑。

廷議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以久任御史一人與俱皆厚賜遣之。

四月丙辰大將軍藍玉率列侯王弼等兵破故元主脫古思帖木兒于捕魚兒海。

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章馬駝牛羊車輛各籍數

入奏。遂班師。

庶吉士鮮縉上封事。上嘉獎之。

縉一日寓大庖西室。上諭之曰。爾試舉今日施政所宜行者。縉卽草萬餘言。皆人所不敢言者。又獻太平十策。一曰參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興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政。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稅歛。九曰講武。條陳以上。上嘉之而未及行。

普定侯陳桓率師駐畢節。度地里樹柵爲營。分布耕種。

五月甲戌朔日食。

乙酉。五色祥雲見。

贊善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

甲午。大將軍藍玉遣使至京。上表奏捷。上遣使齎勅勞之。

六月。勅賜信國公湯和還鄉。

先是和以年老乞歸。上念之。俾建第于鳳陽。仍命和巡視閩海。築城數十處而歸。至是新第成。賜歸。辛酉。安慶侯仇成有疾。遣人賜內酒。以書勞之。

己巳勅普定侯陳桓等率湖廣都司諸軍駐普安候分屯曲靖越州。

命雲南布政司以白金二十萬給各府州縣糴糧食備用東川諸蠻叛。命潁國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西平侯沐英普定侯陳桓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之。

七月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

戊寅大將軍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

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旣而言王私元主妃事。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地

保奴由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資遣之。

從征韃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鳳翔侯張龍討平之。辛巳。江夏侯周德興還鄉。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千錠。文綺三千疋。

丙申。旌表休寧縣民朱原卿妻李氏。黃仲僮妻吳氏爲貞節之門。

丁酉。諭大將軍傅友德等不可墮諸蠻之詭謀。宜駐兵屯種。圖之。

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孫誦習。

海西侯納哈出卒。

八月壬寅朔。西平侯沐英調都督寧正率兵會潁國公傅友德軍討東川叛蠻。

韃軍安置陝西者皆叛。河南都指揮王德剿平之。

癸丑。命故海西侯納哈出子察罕襲職。封瀋陽侯。

詔山西澤潞二州民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大康等處耕種閒地。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戶部郎中劉九皋建言。上諭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

甲寅降右都御史凌漢爲刑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高鐸爲左僉都御史。

御史桂滿劾漢等奉命往松江按事與錦衣衛千戶戴德同署公牘故降之。

納哈出故部屬行省平章朱高等一千餘人自遼東來降。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上以率德改行戒諭之。

宴征北諸將于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律命羣臣和之。

封後軍都督府僉事孫恪爲全寧侯。

九月壬申朔航海侯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出海運糧還

自遼東。

封故樂浪侯濮英子璵爲西涼侯。

勅五軍都督府臣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

越州土酋阿資叛。命西平侯沐英會征南將軍傅友德將兵討之。

詔更定歲貢生員例。

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雞鳴山之陽。

十月壬寅。南安侯俞通源奏雲南新附官民軍士田糧馬牛之數。

乙巳。頒武士訓戒錄。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麀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濮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

丁未。征南右叅將靖寧侯葉昇進兵討東川。平之。

擄獲五千五百三十八人。

以庶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

時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上慮縉少涵養。將

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

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以進士卓敬爲給事中。

卓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官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也。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丙寅。命徐允恭襲封魏國公。常昇襲封開國公。

十一月。頒賜武臣保守勅。

時廣西指揮耿良以科歛激變良民。江西指揮戴宗以

收捕山賊貪賄賂致賊人縱橫皆坐罪。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特爲保守勅。頒諸武臣。使朝夕覽觀。知所鑒戒。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築堡平夷。駐兵屯守。以捍蠻夷。

平夷山勢峻峭。密邇龍海。故令千戶劉成等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

十二月。壬戌。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

丁卯。三辰晝見。

安南黎季犛弑其主煒。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正月。辛未朔。

丙子。以鄧銘爲西安護衛指揮僉事。

銘係武順王愈次子。

壬午。會寧侯張溫北平行都指揮使周興奏修拓大寧等城。成并上其規制。

大將軍傅友德兵至越州。阿資遁普安。

二月。丙午。改太宗正院爲宗人府。

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宗人正。成祖爲右宗正。周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己未。詔涼國公藍玉往四川經理城池。整練軍馬。

征南將軍傅友德以精兵擊敗叛酋阿資于普安。土官普旦來降。

生擒一千三百餘人。獲牛馬羊五千三百餘頭。

壬戌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遣人齎勅勞平陽知縣張礎。

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湘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平陽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卽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十錠。內酒壹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詔置九溪永定二衛。改大庸衛千戶所。

初九溪洞蠻因千戶夏德忠誘亂。詔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討平之。故置二衛。

征南將軍傅友德會西平侯沐英所遣都督寧正將兵搗越州。阿資勢窮。屢請降。

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沐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遣捕。至是乃降。

三月。庚午朔。命大將軍傅友德率二十四將軍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要地。防西南諸夷。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爲元士。

詔公侯各還其鄉。

上欲保全諸將。故詔還鄉。於是安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等。陛辭。各賜金銀彩段緡錢。

四月遣使勅魏國公徐允恭開國公常昇曹國公李景隆及列侯葉昇陸仲亨韓勳胡海趙庸吳高孫恪費聚簡閱湖廣各衛軍士練習備邊。

命杭州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泗滁和等處就耕閒田官給鈔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丙寅置詹事院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上以東宮官屬詹事衆務無所統領諭吏部侍郎侯庸置之秩正三品以後任用詳列卿年表。

五月癸巳置太寧福餘朶顏三衛千兀良哈。

以故元歸附阿禮失里爲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每散兵爲肩余行指拉月欠月里欠欠兒片

爲朶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

丁酉東川侯胡海等平九溪洞蠻還京。頒賞有差。

上以靖寧侯葉昇獨擒賊酋誅千戶夏德忠功爲最。賞鈔千錠。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文綺三十疋。海與普定侯陳桓等次賞之。

僉都御史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寇與其子琬皆死之。

六月癸卯。置興隆衛指揮使司。

其地初屬浪洞黃平安撫司。傳友德因蠻民作亂討平之。遂置衛。以府軍左衛指揮僉事胡質領兵守之。

上與侍臣論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什于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平治。何可不慎。

周定王棄國之鳳陽。遷雲南。尋遣還國。

七月。丙子。授故元來降知院捏怯來等以武職。其丞相失烈門不從。命禮部移文諭捏怯來從其所欲。毋強之。征南將軍傅友德有疾。命還京。尋詔從征諸將皆還。八月。更定大明律。

庚戌。監察御史蔡新奏。覈在京諸司官吏案牘。稽違者請逮問。詔貸其罪。但移文責報。惟國子監翰林院太常寺太醫院皆勿問。

九月丙寅朔日食。

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應募屯田。

命賞鈔錠。送後軍都督府僉事徐禮分田給之。

開國公常昇奏。辰州所屬編取民丁爲軍者。請給月糧。定數戶部援例月給五斗。從之。

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上賜宴于奉天殿。令起第于鳳陽。尋遣還鎮。

賜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七萬五千貫。文綺百疋。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

十一月乙丑朔。

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道。

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南可以德化。北可以威制。上
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
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
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
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命後軍都督僉事李諭等往諭山西之民。願徙河南彰德
歸德山東臨清東昌諸處者。驗丁給田。其冒名多占者罪
之。

虜也。速迭兒殺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

上與兵部尚書沈潛論去小人之道。

上謂致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潛對曰。

君子小人實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不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潛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不易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乙亥，麓川思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訴，犯邊由其下力斯郎所爲，乞貸其罪。願輸貢賦。命通政經歷楊大用齎勅往諭修臣禮宥之。

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并征雲南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力斯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

遂平。

擢德州同知陳龔爲太僕寺少卿。

龔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始由中書宣使授德州同知。至是生事。當戍邊。上念其父死節。特宥而擢之。仍賜以鈔錠。

安南陳煇陪臣同叔來貢方物及金銀器皿。賜同叔及其從人鈔有差。

時陳煇已爲其國黎一元所殺。恐朝廷討之。乃匿其事。仍假煇名遣同叔來貢。

十二月己亥。申嚴巾帽之禁。

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

戴帽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檣腦。下官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桑者不許。

命定遠侯王弼往山西。雄武侯周武往河南。全寧侯孫恪往陝西。六安侯吳傑往湖廣。俱訓練軍馬。聽征漠北。已酉授六尚局官官。

上選民間淑德入宮者數人。使兼六尚局事。人各勤事。故授以官。家給以祿。仍令服勞五六載。歸其父母。從與婚嫁。年高者許歸。留守者聽。

賜故元兀納失里太王居和林之西。命來降太子八郎鎮

撫渾都帖木兒往諭有所言具以聞處之。

倭掠寧海。

高麗人幽其主禍又廢其主昌。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乙丑朔。

熒惑入南斗。

命潁國公傅友德爲征虜將軍。南雄侯趙庸懷遠侯曹興爲左右副將軍。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左右叅將。赴北平訓練軍馬。聽燕王節制。出征沙漠。

上欲諸王知軍旅之事。時成祖爲燕王故。命傅友德等從征。

勅定遠侯王弼以山西兵聽晉王節制出征。

己巳。以康鎮孫爲太寧右衛指揮使。

鎮孫茂才次子。

庚午。遣鳳翔侯張龍榮。陽侯鄭遇。春平涼侯費聚。往置雲南驛。傳各賜賞有差。

辛未。命長興侯耿炳文訓練陝西軍馬。聽調北征。詔市馬漠北。

令陝西布政使司預備西涼甘肅農具種子。以給軍士屯種。

信國公湯和自鳳陽來朝。得風疾留京。

上幸其第視

之。

降翰林學士劉三吾爲國子監博士。侍講學士葛鈞爲國

監助教。

侍郎侯庸劾三吾等敎晉王世子怠惰。故降之。未幾俱復職。

蜀王椿奏西番蠻人作亂。燒里崖關。已遣都指揮使瞿能等統兵一萬三千人從涼國公藍玉往大渡河邀擊之。勅全寧侯孫恪率長興侯耿炳文所操軍馬會征虜將軍傅友德北征。

贛州府山城夏三等連結湖廣諸蠻爲亂。命東川侯胡海爲總兵。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爲左右副將軍。率湖廣各衛軍士三萬三千五百人討之。

命延安侯唐勝宗同鳳翔侯張龍往平越鎮遠貴州諸處。

訓練軍士提督屯田相機征剿餘蠻。

進士王希曾奏其母任氏改嫁乞終喪三年。詔勿許。禮部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已失節難渝定制從之。

詔免潮州府學生員陳質補伍。

陳質言父戌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教育願賜卒業。上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潛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

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繁豈不重乎。

詔江北增養馬八戶

初江南人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止一戶養一馬至是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匹爲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燕雄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二月丁酉國子祭酒宋訥卒命賻祭遣使護其柩歸葬庚子命禮部翰林院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卽以嶽爲主。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於是李原名爲圖以進。使頒諸王。復令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

癸卯宥給事中彭與民等罪。

先是上咎六科給事中記旨意增減失實。覆軍籍奏報不明。俱繫獄。適與民父九霄來朝。陳情乞肯災肆赦。屈法伸恩。俾磨礪歲年萬一。上憫其情。宥之。於是同犯者十七人皆獲免。

戊申涼國公藍玉奏擊敗西番蠻人。及討平崑川雜道人。寇蠻人。裹土地。副使觀者等。俘其男女數千人。賜白金。

勞之

命東川侯胡海爲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

乙卯燕王率征虜大將軍傅友德及列侯趙庸曹興等出古北口伐虜

三月申定官民服飾

先是上見朝臣衣多短窄參酌禮制詔禮部尚書

李原名國子司業龔敷參酌事宜俾存古意原名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爲度文官衣自領至裳去地一丈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耆民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去地五

袖長過手。袖椿廣一尺。袖口僅七寸。衆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一尺。窄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命頒示中外。

征南將軍胡海等率師搗九溪六古。卑洞擒蠻酋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并擊斬賀山蠻兵。勦捕散毛部落。悉平之。

燕王率師至迤都山。故元大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

上初命燕王二王同出。晉王素怯。不敢遠出。又忌燕王有功。及捷至。上喜曰。燕王清沙漠。朕無北顧之憂矣。太子乃助晉王讒之不聽。

丁丑舳艫侯朱壽三子興能俱法當死。上以壽勲勞特宥之。

四月命戶部奪吉安侯陸仲亨臨江侯陳德舊賜公田租入官。

涼國公藍玉率兵克散毛洞并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擒土酋刺惹譚大旺及宣撫單文等一萬一千七百八十餘人盡平之。

詔築京城外垣。

命鳳翔侯張龍改龍里衛爲軍民指揮使司。

癸卯命東平侯韓勛西涼侯濮瑋瀋陽侯察罕都督僉事王憲往東昌等處訓練軍士。

戊午改徽州千戶所爲新安指揮使司

閏四月詔穎國公傅友德以故元降將乃兒不花部落悉從入關其將校途京師仍以戰襖襲衣給之

置大水田軍民千戶所

藍玉奏散毛地方大水田與諸蠻洞相連命千戶石山頭領酉陽兵一千五百人置所隸施州軍民指揮使司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

吏部奏一人連遭五六期喪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因詔除之

安南國遣使入貢諭禮部尚書李原名令廣西布政司遣還必三年一朝諭之

置貴州平壩衛指揮使司。以金鎮爲指揮僉事。領兵守之。
五月癸巳遷戶部尚書楊靖于刑部。刑部尚書趙勉于戶
部。兵部尚書沈潛于工部。工部尚書秦達于兵部。各賜
誥。

時詔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

詔遣公侯還鄉。賜黃金白金鈔錠文綺有差。

乙卯大師李善長自縊。命以禮葬之。

時羣臣屢奏善長當誅。上皆不許。及羣臣固請。乃賜

死。惟御史解縉虞部郎中王國用訟其冤。竟不行。

命刑部尚書楊靖以肅清逆黨事。播告天下。

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

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都督毛讓薛顯陳萬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六月都勻安撫司撒毛撒狗長官司蠻民作亂涼國公藍玉遣鳳翔侯張龍率兵討平之。

詔給雲南平溪清浪鎮遠偏橋興龍清平等十三衛屯牛。戊辰顏國公傅友德等師還詔將士各還原衛。

己巳施南宣慰司土官覃大勝作亂涼國公藍玉移兵討擒之伏誅其黨請戍開元。

詔禮部製公侯伯屯戍百戶印賜鐵冊。

上念諸將老令衣錦還鄉特命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護其家自耕食侯公侯子承襲則入衛罷其屯戍。

選用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

丙戌命定東官司經局官制

禮部攷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
正字從九品其餘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多於唐宜從
裁減 詔自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則從本朝

命駙馬都尉歐陽倫往湖廣雲南給賞南雄侯趙庸所集
新兵七十萬九千五百餘人鈔各三錠

七月壬辰 上與大臣論修身爲教化之本

上觀大學謂大臣曰治道必本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卽
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者教化之本
也人君修身而人化之好仁者恥於爲不仁好義者恥

於爲不義如此則風化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
明教化之本致風俗陵替民不知趨善欲國家長治久
安不可得也。

命西涼侯濮瓌往臨清訓練士卒

癸丑命東川侯曹震往四川理軍務

江南北海溢

河決河南

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

初國朝制符驗皆用錦織文具制詞及船馬之狀付都
布按三司及諸衛有急則給之乘傳而行還則納之時
多假以營私者乃令都布按三司仍舊其各衛急追取

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

乙卯，命安陸侯吳傑往湖廣長沙府訓練將士，籍軍士九十一萬八千二十三人，分隸平壩、威清等衛。

八月，改鑄監察御史印。

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十二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御史分巡，印藏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仍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二，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

詔考定使節之制

禮部奏漢光武時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其旄三重今約漢節長三尺旄牛尾三重詔從之

壬申涼國公藍玉還京以平定番寇散毛蠻功增祿米五百石尋詔還鄉

賜鈔三千五百錠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十疋綾十疋

九月庚寅朔日食

辛卯加封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三代皆王爵

詔自今開國功臣死後俱追封三代皆襲爵子孫生死止依本爵著爲令

夏右叅政王鈍持節撫麓川平緬宣慰司具金贈恐蠻
人生變暫受之輸雲南布政司庫 詔陞浙江左布政使
戊申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暨列侯郭英王弼曹震周
德興朝賀 天壽聖節選各賜鈔百錠

以夏長文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十月辛酉東川侯胡海等討贛州賊夏三等平之。

斬首三千七百級生擒蠻人一萬三千四百人追擒夏
三等并俘其黨三千五百人還師

詔封中丞劉基長孫薦襲誠意伯

增祿二百六十石其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

戊寅詔刊行韻會定正。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當。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而喜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封右軍都督府僉事張銓爲永定侯。

以征雲南有功封。

置閣門使。以故誠意伯劉基次子仲璟爲之。

依宋制秩正六品。

辛巳。令誠意伯劉薦還鄉省其祖墓。工部具舟逸之。

十一月庚寅。以四川永川知縣王佐爲翰林院侍讀。賜之。

鞋襪。

乙卯置景東蒙化二衛

西平侯沐英奏景東乃百夷要衝蒙化亦梗化俱置衛以錦衣衛指揮僉事胡常守景東府軍前衛指揮僉事李聚守蒙化

十二月癸亥諭刑部尚書楊靖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足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

學士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高麗國貢玳瑁詔分賜翰林學士劉三吾侍講學士葛

鈞等

甲戌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

上命禮部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三書先成。進之。

戊子。國子生程通奏祖父罪謫陝西。年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就養。上憫其志。從之。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正月己丑朔。

命都督劉真創甘肅城池。操練軍士。及提調屯種。

北平布政司參議周倬奏地方事宜。命廷臣議行之。

一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屬驛馬皆屯田軍士牧養。宜

選稍富者克之一。通州至直沽海口。宜改置浮橋于白

河之上。以便通河。一遵化石門等三驛。係要路。宜增驛

馬永平榆關遼安盧峰等三驛止通遼東一路宜減驛
馬一鄭村常度深溝三壩舊設官夫今舟楫不通亦當
裁減

詔築浙東海堤

戊申勅穎國公傅友德率列侯王弼郭英於邳徐勝交濟
南平山德州樂安及北平都司屬衛遴選精銳軍士訓練
備邊

戶部尚書趙勉奏請永定侯張銓食祿 詔以松江府官
田給之

庚戌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及列侯胡海曹興張翼葉
昇張溫吳高來朝賀正旦節陛辭各賜鈔公一百錠侯五

十錠。

二月擢河間府景州學正胡季安試國子監祭酒。

上與侍臣論高帝賜民爵非貽謀之道。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之。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改封豫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

命種桐棕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時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有油漆棕纜悉出於民爲費浩繁故有是命凡種桐棕漆樹五千餘萬株歲收以資工食以省民輸。

禮部奏會試中式舉人許觀等三十一人

三月戊子朔日食。

遣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涼國公藍玉等率諸將桑敬馬鑑等往陝西等處防邊。賜鈔有差。

乙未命靖寧侯葉昇練兵於甘肅。賜鈔一百三十錠。上與廷臣論正心之功不可忽。

上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偏

斜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許觀張顯宗吳言信進士及第。

賜張徽等二十八人進士出身。及同進士出身有差。

許觀復姓黃。貴池人中三元。後建文中爲禮部侍郎。死靖難。

丙辰命齊王榑率護衛騎兵於開平近里圍獵。

命大將軍傅友德等率師出東塞討虜。大獲而還。

四月鑄渾天儀。

彗星入紫微垣。

詔更定侍班官員。

東班則六部堂上各子部掌印官都察院堂上官十三道掌印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太常寺應天府正佐官翰林院學士侍讀修撰編修春坊學士光祿寺欽天監正佐官尚寶司太醫院正官五軍斷事及京縣正官西班則五軍都督及首領錦衣衛指揮各衛掌印指揮給事中中書舍人。

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朵顏山。命征虜將軍傅友德率師討之。

詔後軍都督沐英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

兵部試尚書茹瑞等奏文武官封贈舊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上命學士劉三吾考古制三吾奏宋制與今例同從之。又奏庶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所生庶無封三吾亦奏宋制以子貴母亦以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

勅禮部侍郎張智諭天下凡爲儒者恪遵聖賢之道修己教人毋徒尚文藝。

上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其人以稱其任而卒少見良由師

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

征虜將軍傅友德等師至哈者舍利王道虜遁去。

詔漢衛谷慶寧岷六王練兵臨清。

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教。自今天下各府州縣等

寺觀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

其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語詞。建設齋醮。不許拜奏青詞。惟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爲善友。道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重罪。

己未。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

冠服官室器用制度。

丙寅命禮部翰林院議軍民任男替伯叔職事及弟襲兄職養子女壻承襲養父妻父封贈禮制。

甲戌命禮部印通鑑史記元史以賜諸王。

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爲耕匠氏舍斧斤則無以爲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爲學朕嘗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往往病無書讀向嘗頒與五經四書其他子史諸書未曾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己卯降翰林侍讀學士葛鈞爲國子助教。

征南大將軍傅友德等率師深入黑嶺鴉山等處。次洮兒河。獲虜人口馬匹。駐師金鞍子山。河決原武入淮。

七月。征虜將軍傅友德率師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蘭尖山。追虜酋札都深入黑松林之地。野人所居熊皮山。掩入達元刺罕。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庚寅。命刑部右侍郎李似初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構與閣門使同班。偕顧問百司奏事。有闕違者。隨事規正。

以貢士彭友信爲北平布政使。

時友信以貢至京朝見。上口占虹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友信應聲曰。吾

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上曰此秀才有學有行特命任之

八月己卯朔

上與侍臣稱漢高祖聽張良銷六國印

上曰高祖聞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聞善言故其爲治亦有足稱

上以南地薄有遷都之意命皇太子巡視關洛

上曰山川惟關洛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入封關中已十數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士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遍府縣以宿頓聞

詔授嗣真人張于初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六品。

以翰林侍讀陳迪爲山東布政司左叅政。

迪在任捕蝗弭盜民甚德之。

哈密寇邊。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師征之。

九月乙酉遣禮部主事寬徹監察御史韓敬大理評事唐政使西域以書諭別失八里王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以保封國。

壬辰宋國公馮勝子諒與家奴謀殺人事覺法司論當死當徙者二十人。上以諒功臣子特免死餘論如律。

禮部奏文武官入朝爭趨競進高下失倫申明照品級入有不如議從監察御史及儀禮司糾劾從之。

自今朝參時將軍先入。近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又次之。庚子。詔建寧歲貢上供茶。罷造龍團。聽茶戶惟採茶芽以進。有司勿與。

天下茶額。惟建寧爲上。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上聞有司遣人督迫納賄。故有是命。

罷閣門使。改閣門使尤良徐日莊等爲祠部等主事。

丁未。舳舻侯朱壽左軍都督僉事黃輅督海運糧儲。還自遼東。入賜鈔百五十錠。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卅爲新化縣丞。令禮部宴賞遣。

之。

丹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縣丞。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宴。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考滿課最。陞考功主事。旣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從之。

都督宋晟等率兵破哈密。擒其僞王子別列怯圖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虜衆一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

倭寇廣東。

十月丁巳。北平河南大水。免今年秋租。

命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往陝西訓練軍士。

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曰。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縑。軟巾垂帶。

乙丑。南豐典史馮堅言九事。上嘉納之。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一曰願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
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願王府官正色直
言。匡救王失。三曰攘夷狄以爲中國之福。願務農講武。
屯戍邊圉。以逸待勞。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福。願
擇廉正之士。任以方面。俾察其所屬。五曰褒封祀典以
勵忠烈。願於忠臣烈士有功於民者。量加封諡。六曰減
省宦官以防內權。願鑑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
防異日弄權之患。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凡守邊之
將。必察其可託心腹。然後假以兵權。必時遷歲調。不使
久居其任。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
公聽並觀。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願諸司設

勘合差遣事畢。隨卽繳報書奏。上覽之曰。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

丙寅。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上嘉之。命叅贊清平衛軍事。

一任用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十一月丙申。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請討西番未附者。詔止之。

上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無輕舉。爾勝及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變而後取之。朕當有命也。

庚戌。皇太子還自陝西。以洛陽圖獻。

禮部奏正旦冬至及皇太子妃誕日公侯伯夫人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命婦各具服赴柔儀殿行禮上命武官一品正妻如其例餘並從之

十二月己未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

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藩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

阿資復叛平寇將軍都督何福率兵討之阿資降

古州諸洞蠻作亂命都督俞通淵率辰沅貴州各衛軍討之

上御武英殿觀書與學士劉三吾論惠迪吉從迨凶之旨。上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求免於害何益。三吾曰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癸未朔。

上御奉天殿大宴羣臣。

諭五軍都督府臣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人樹桑百根。隨地宜植柿栗胡桃等物以備歲歉。其徧行程督之。靖江王守謙以罪置卒。命其長子贊儀爲世子。河決武陽。

丙申命途故元梁王孫愛顏帖木兒于高麗轉途耽羅國。

休其親族

都督俞通海進兵首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并銅鑼蠻俱平之

命死囚輸粟塞下

二月詔陝西練兵備邊公侯李景隆十三人還京師

命列侯及都督指揮使葉昇曹泰吳傑陳儀李堅汪信朱成劉真朱銘徐質於河南平涼岷州鞏昌臨洮涼州甘肅慶陽延安寧夏各衛練兵馬聽征

諭刑部尚書楊靖自今在外所上獄囚當加詳讞務得真情然後遣官審決有寃者卽爲伸理惟雲南道遠令本處會官詳決之

賜涼國公藍玉米千五百石

穎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縣官地九頃六十餘畝爲田園上不許

上曰爾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慚退

涼國公藍玉奏涼州附籍民一千七百戶所種田畝宜徵賦輸甘肅詔候年豐足食徵之

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瑤而自立

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諡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

三月癸未命宋國公馮勝等分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閭士馬清理屯田

命舳舻侯朱壽都督僉事黃輅督舟師出海運糧以給遼東軍食。

都督俞通淵進兵入龍里四寨及洒赤沙上黃洪州迷洞并楊朝三達龍寨兩洞悉克平之班師。

法司奏兩浙運使陳龔係胡惟庸黨當付獄。上以元忠臣福壽之子宥居雲南別勅西平侯舍遣之。

四月涼國公藍玉率將士追逃寇祁者孫遂征西番罕東之地。

辛未命涼國公藍玉覈實甘肅各衛軍士分置甘州中左右三衛。

以左春坊大學士董倫爲河南布政司左叅議。

丙子。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

侍郎張智等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又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今斟酌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

戊寅。上御東閣門。諭廷臣欲立燕王。以翰林學士劉三吾言不果。

上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賢明仁厚。英武似朕。欲立爲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上不及對。因大哭而罷。

詔都督聶繡爲總兵。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

五月辛巳朔涼國公藍玉兵至罕東遣都督宋晟等徇阿
真州土酋哈答等遁去尋奉詔移兵討建昌。

戊子封右軍都督俞通淵爲越鶴侯賜鐵券世襲。

寧夏衛副千戶何忠以所管軍士缺伍削官詣闕自陳
上憫其祖父從征有功特宥其罪陞本衛指揮僉事子
孫世襲。

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

上哭之慟親製文遣祭塑像功臣廟。

戊辰上以皇太子新薨而時享在邇命禮部翰林院議
郊廟合行典禮。

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等奏宋會典王制三年不祭惟

祭天地社稷。益不以卑廢尊也。宋真宗居喪。既易日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圓丘。服袞冕。所有鹵簿儀仗車輅。登歌鼓吹。並如常儀。及宰臣畢士安請聽樂。真宗批荅云。除郊天之事。資禮樂以相成。須用樂。鹵簿鼓吹及樓前官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諸神。皆係祀典。神祇歷代帝王。方是紹承統系。宜如宋制。惟太廟及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亦備而不作。詔從之。

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爲治緩急之道。

上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

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曰。誠如聖諭。

勅景川侯曹震簡練四川所屬軍馬聽征。其軍糧兼給米鈔。存其餘以餉建昌之卒。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

命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沿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丁未改詹事院爲府。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仍兼詹事。食尚書之祿。以左通政祝春。右僉都御史李文吉爲少詹事。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以後任用詳列卿年表。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於國子監。

勅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時各處教官有給由到京。上問民間疾苦。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桓。皆對守職在學。於民事無知。上歷指古人身居田畝。其心常在朝廷。舉伊尹。寧戚。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諭宋儒胡瑗爲蘓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水利等數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上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

補於時。宜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

八月乙卯。江夏侯周德興以帷簿不修伏誅。命收公田。庚申。祔葬。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賜諡曰懿文。

勅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寺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爲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以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已置於西北太平門之外。悉改造。令規模宏壯。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

丁卯。諭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率公侯伯都督常

昇王弼陳俊等二十三人往山西太原平陽等府。閱門戶
四丁者籍其一爲軍。蠲其徭役。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
耕屯田。各慎乃事。毋擾於民。

東勝立五衛。大同立五衛。大同迤東立六衛。衛五千六
百人。

癸酉。旌表歙縣民江來肅妻葉氏。寧國縣民楊仲庸妻胡
氏。句容縣民孔世傑妻許氏。朱仲諫妻石氏。萬壽春妻王
氏。張德清妻周氏。廣德州民陳益妻蔡氏。俱貞節之門。
旌表廣德州民姚觀爲孝子之門。

甲戌。命公侯各歸舊賜田於官。仍歲給其祿。

丙子。靖江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

醒貪簡要錄于內外諸司。

先是上諭諸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大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旣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虫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難。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戊子。刑部尚書楊靖奏左軍都督府經歷唐奉先以事請託通政使葉嶽於法當杖。上以奉先進士命紀其過。九月庚寅立嫡孫允炆爲皇太孫。

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凌漢爲左春坊左贊善。

以修撰黃子澄侍東宮講讀。

廷臣薦方孝孺召至京師除漢中府學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

上方重賞罰以孝孺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故除漢中。

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奏恭懿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不道禍及昌及瑤皆昏暴自恣於是臣等與國人共推門

下侍中李成桂主國事。乞俯從輿意。詔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教以安東夷之人。

罕西西番叛入寇。命都督宋晟總兵討平之。

俘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

遣都督周興爲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大敗之。

先是藍玉北征。虜王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爲所弑。其部屬皆來附。至是興等追至徹上兒山。大破其衆。

詔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及封侯。山東監生周敬上疏入奏。上納之。

敬言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歷數可定。陛下但當修

德則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 陛

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爲恥不得其傳國寶
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以卞和所得
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
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
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時趙先有是寶
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
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
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
仁義而不在乎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
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疏奏上

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餘若通鈔法。慎刑賞。罷克軍等事。皆切時弊。

十月己酉朔。追封西平侯沐英爲黔寧昭靖王。以子春襲爵。鎮守雲南。

以後世鎮不改。

戊午。雲南土官月魯帖木兒叛。糾合西番摩步買哈科等。大肆抄掠。命涼國公藍玉率越巂侯俞通淵將兵討之。十一月丙戌。景川侯曹震奏四川急務五事。詔從之。

一。夔州雲陽大寧鹽井。易煎辦。請依晉安例。令商輸粟。備軍餉。以鹽償之。一。四川鹽課。令商人輸粟。建昌烏撒不敷。乞以碁江買馬官鹽給之。一。馬湖等秋糧。照徵不

及請從末減。一重慶儲糧俾施州衛發運甚便。一建昌新置之衛。盔甲不易成。請工部支給。

甲午。總兵官涼國公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送至京師。伏誅。

玉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行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卽縣西連松茂礪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增置軍衛。下羣臣議行之。

癸卯。復以詹事李文吉爲左僉都御史。

命儒臣重定文武百司品階勲祿之制以示天下。惟醫學陰陽僧道官不給祿。

十二月壬申。宋國公馮勝等率列侯籍太原平陽民爲兵伍置衛屯田還京。以所籍之數奏之。

甲戌。以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涼國公藍玉兼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兼太子太保。詹徽爲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茹瑺爲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任亨泰爲少詹事兼翰林修撰。杜澤楚樟爲詹事府丞。

勅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以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卒立屯塞上。蒐獵虜庭。毋違朕命。

閏十二月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請更國號詔更號朝鮮
免翰林學士劉三吾官

時三吾詣吏部自陳。督戶部尚書趙勉夫妻坐法當死。
皆緣素失教誨。自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免。
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于天下僧寺。

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逃卒。徃徃易姓名爲僧。遊食四
方。無以驗其真僞。於是命造周知冊。及在外府州縣寺
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僧
名之下。旣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
之。其不同者。卽途有司。滅京治罪。容隱者罪亦如之。

刑部尚書楊靖鞠武官。門下檢其身得一大珠。令碎之。因

以上聞。上嘉歎之。

上曰。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遽斥以爲僞物。而碎之。免致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矣。

詔王府筵宴。按察僉事坐于長史之上。

河南按察司奏。王府長史與按察司僉事俱五品。然僉事爲風憲之職。今王府筵宴。長史上殿。僉事乃坐于殿外。庶下。公聚序坐。長史復居僉事之上。禮有未當。詔下廷臣議。以爲公宴序坐。長史宜在僉事下。若王命長史上殿。則不拘此例。上曰。按察司僉事方面官也。王府筵宴。亦宜入殿。坐于長史之上。

戊戌。命宋國公馮勝爲總兵官。潁國公傅友德爲之副。訓

練山西河南軍馬及領屯衛其餘公侯都督悉聽節制。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丁未朔。

己酉中都督僉事徐司馬卒。

司馬揚州人好文學所至撫綏士卒拯恤孤貧窮困甚得人心尤敬士大夫公暇退居一室講論終日蕭然如布之士家無餘資人多賢之。

乙卯起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兼太子賓客。

己巳命永定侯張詮調山東沂州衛將士以克齊府護衛辛未以刑部尚書楊靖兼太子賓客。

二月丁丑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

上命晉王總宋國公馮勝等所統河南山西馬步軍出禦

北虜勝及傅友德常昇王弼孫恪馳驛還京其餘將校悉聽晉王節制。

乙酉涼國公藍玉謀反伏誅。

初玉以開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胡惟庸之反玉嘗與其謀。上以開平王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問。後諸老將多歿。乃擢爲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甚稱上意。然玉素不學。性復狠愎。見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橫暴。畜莊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按問。玉捶逐御史。及征北還。私其駝馬珍寶無筭。夜度喜峰關。關吏以夜不卽內。玉大怒。縱兵毀關而入。上聞之。不樂。會有發其私元。

主妃者。上切責之。玉慢不省。嘗見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動止傲悖。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戮刺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協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圖陞爵。及命爲太傅。玉怒。攘袂大言曰。吾此回當爲太師。乃以我爲太傅。及奏事不從。玉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當是時。鶴慶侯張翼。普安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爲玉部將者。玉乃遣親信召之。晨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爲變。約束已定。爲錦衣衛指揮蔣瓛所告。命羣臣訊狀。其實皆伏誅。

吏部尚書詹微侍郎傅友文以監玉黨誅命驗封司主事
翟善署吏部事。

太常寺卿丘玄清卒。

玄清陝西人。幼爲武當山道士。有司薦其有治才。授監察御史。超擢今官。爲人持重有守。上嘗賜以媛女。固辭不受。上益重之。

遼東開元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命禮部擇其可行者行之。授吉安府泰和縣知縣。

一瀋陽廣寧義州宜復舊學。一工商技藝之家不宜任之政。一兵老而無丁者除其籍。一狹鄉之民遷於寬鄉屯種。一取法唐太宗府兵宜居重馭輕。上曰。觀所言。

有可采者。但工商技藝之子。不預士紳。則與孔子有教無類之意悖矣。

三月命長興侯耿炳文訓練陝西軍馬。

乙卯命魏國公徐輝祖齋勅諭燕王。將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遣人防送。至京。其舊降胡人。非出征不可輕縱。丙辰命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邊。聽燕王節制。

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士許服。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

辛酉詔併西安右衛爲秦王護衛。

會寧侯張溫。都督蕭用等。坐與藍玉同謀。伏誅。

庚午諸司職掌成。詔刊行頒布中外。

先是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有設官分職之務類編爲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刊行之。

頒示稽制錄於諸功臣

上卽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有服舍器

用僭侈踰制。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集爲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遺其奢僭。

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壬午，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

丙申，賜越雋侯俞通淵公田。

賜穎國公傅友德第于鳳陽。

詔戶部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時孝感縣奏民饑，請發預備倉貸民。命行人馳驛賑濟。諭戶部曰：朕嘗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饑。

之正欲備荒歟。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遠者。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卽諭之。

陞滑縣學訓導宋復祖爲國子司業。

上以故祭酒訥之子陞之。

詔絕安南國朝貢。

時安南弑主自立。故絕之。

五月庚戌。兵部奏河南都指揮使齊羽無嫡嗣。有二庶子。皆幼。請所宜立。詔庶子論賢不論長。第給以羽祿。俟其長擇賢者襲之。

詔賜陝西民弟代兄戌者道里費。并賞監送之人。

時兄坐事戍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途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途者其人訴于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途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皆賞之

甲子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詔發鳳陽隸籍爲民

丁卯詔工部自今凡功臣卒不建京其墳塋葬具皆自備惟沒於戰陣者官給之

六月戊辰越舊侯俞通淵有罪削爵放還鄉里復以左春坊左贊善凌漢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命禮部申嚴公侯制度奢侈之禁。

七月己亥免武定侯郭英合輸稅糧仍撥賜佃戶。

遼東指揮使司奏朝鮮國招誘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入寇遣使諭改前非毋違天道罰及爾身不可悔左春坊大學士董倫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學行擢陝西布政司右叅議。

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為常。

壬子信國公湯和男燮奏以原給家奴儀從四十八人還官隸籍為民。

辛酉欽天監監副李德秀奏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
元比至元辛巳曆差四日六時一元統執奏洪武甲子曆
實與舊法相同略無差謬上謂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
交會行度無差爲是

八月命崇山侯李新督開源水臘脂河。

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浩繁一自浙河至
丹陽捨舟登陸推輓甚勞一自大江沂流而上風濤之
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疏鑿河流以通于
浙俾運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徃督其事爾其
涖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
之。

徙慶靖王於青州。

詔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者選用。

上以東宮官屬闕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尚書嚴震直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素知之聞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可選用以風勵天下。

遣禮部員外郎潘應魯立周顛僊碑于廬山。

九月戊申復以劉三五爲翰林學士。

丙辰工部尚書嚴震直弟侄不法命自訊獄成具奏上以震直不欺釋之。

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巡按孟津械有司飲財行賂者來奏上嘉平得憲體賜襲衣幣鈔以勅書勞勉之。

甲子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右春坊右庶子
二家徵至闕令自推舉各舉濟勳用之餘皆給道里費
遣還

命總兵官宋國公馮勝凡將校有罪削爵聽征者悉復其
職

詔胡黨藍黨除已拿在官者外其未發未拿者不究
十月建翰林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居其次
太醫院又次之

徙岷莊王於雲南

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令有司如式制造以祀孔子

十一月壬寅朔賜國子監琉球生及雲南生賀敏志等

衣鈔錠。

己未東莞叛寇何迪伏誅。

迪東莞伯真之弟也。真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海衛以兵捕之。迪伏衆阻殺官軍三百餘人。遁入海島。廣東都指揮使司發兵進擊。敗之。械迪送京師誅之。

庚申曹國公李景隆奏還莊田六所。田地山塘池蕩二百餘頃。

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爲左贊善。紹興府學教授王俊華爲右贊善。

時天下學官入覲者。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

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對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上召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壬申朔永鑑錄成頒賜諸王

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虐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事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羣臣

輯歷代爲臣善惡可勸懲者

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師太傅太保待詔郎中等官爲名稱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丑朔

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觀設碁基僧道

用一人以主爨稅。

每大寺觀僧道編成班次。每一班一年高者率之餘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勿許。仍毋得私創庵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道里費。毋索取於民。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同者。獲送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願還俗者。聽亦不許收兒童爲僧。違者併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願爲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爲民。有稱白蓮多寶火居者。皆治重罪。

上與學士劉三吾論爲治之難。

上曰。朕歷年多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繫焉。故曰。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猶未臻。其矣。爲治之難也。三吾頓首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

詔有司賑貸貧民。

改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儒學。

命曹國公李景隆佩平兗將軍印。鎮守甘肅。

詔都督宋晟。劉真。率馬步壯士。緝捕盜馬寇邊。仍令陝西都指揮王英。領河州。洮州。鞏昌。臨洮。軍馬。往歸德。金佛等處。追捕叛兇。

改建漢壽亭侯關羽廟於雞鳴山之陽。

舊在玄津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高巡視兩浙防倭。禮部奏會試中式舉人彭泰等一百人。

三月辛丑。上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

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爲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

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江訓練海上軍士同都督楊文等防倭。

以太子賓客兵部尚書唐鐸爲太子少保。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張信耿清戴德彝進士及第。賜胡嗣宗等三十名進士出身。賜戚存心等六十六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耿清爲御史大夫戴德彝爲左拾遺俱死靖難。

丙午。以進士及第張信爲翰林修撰。

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與侍臣論毀譽之言不可不辨。

上曰。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爲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實。故知人爲難而知

言尤爲難也。

陞行人司爲正七品。左右副爲從七品。行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爲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上以其將命四方。徃徃不稱使旨。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齎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饑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矣。

城東勝。

命天下種桑棗。

甲寅。命韓王濬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上以二王年少。欲其遊覽諸王國。以敦孝友之情。

四月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

從乾州同知史孟通所奏。

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沆書傳。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

五月己丑勅諭宋國公馮勝寬恤從役者俾無窘迫。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

安童永州府祁縣人父玄戍定遼卒安童該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亦仰給於已詣闕自陳上憐復其身。

却安南朝貢

六月。上與侍臣論魏武侯不如楚莊王。

上曰。昔楚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汙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楚莊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納善。人臣當以道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十月甲申。旌表涑水孝子李德成爲孝行之門。

旌表長洲民張德重爲貞節之門。

甲戌。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全率致仕武官往廣東訓練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

八月。新建京都酒樓成。

先是。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於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僊、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旣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於醉僊樓。詔宥禮部主事金霖死罪。

霖以事繫獄。其父伏闕言霖以非才授任。觸犯國法。罪

當大辟。雖死莫贖。但臣年老。父子之情有所不忍。願次男從軍以贖其死罪。上憫其言。特宥之。

階文二州軍叛。平寇將軍都督寧正討平之。

九月。詔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頒示天下。

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股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旣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伯兒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下禮部議其議。以卧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

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這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丙午。撒馬兒罕附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

己酉。詔誅錦衣衛卒誣告樂清良民者。賜民鈔八十錠。仍免今年田租。

正蔡氏書傳成。

初詔徵國子監博士錢宰等至。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自此興矣。爾等宜考正古今。慎述作。以稱朕意。由是命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繪衣被等物。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次中殿。時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上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先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

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俾馳驛而還。

庚申。修寰宇通志書成。

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藩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五百里。四夷不與焉。

遣中使諭陝西都指揮使司訓練將士。候來春征討西番。十月辛巳。翰林院詹事府成。詔皆賜宴落之。

己丑。詔停岷王宮殿工。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

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倭寇金州。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率兵討之。

盱眙縣耆民劉本等詣闕乞留丁母憂知縣方素復任遣使齎勅旌勞之。

素赴闕謝恩。賜宴於禮部。陛辭請歸葬母而後任。許。

之。

十二月丙寅置寧夏羣牧千戶所。

甲戌申定皇城門禁約。

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其上直官軍三日一易於朝退辰時交代凡內宮內使火者出門須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不比對輒放行者守門官軍治以重罪仍密加搜檢有公差帶金銀段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亦須明白附寫徃某處公幹及記所帶衣服顏色件數回日點卯有不同者卽時奏聞其工匠人等出入各門依例搜檢有誤帶鈔物者許附

寄各門如出門夾帶鈔物許執奏凡官軍於民人入不許固逼及問其事情違者官軍皆坐罪。

女直部野人寇遼東都督宋晟劉真禦却之。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正月丙申朔。

命都督周興爲總兵宋晟劉真副之帥師捕野人。

西平侯沐春擒斬阿資於越州平之。

二月庚辰詔右軍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宗壽等具奏常茂存死實狀。

山東布政司奏東昌地廣民稀乞令青兗濟登萊無田耕者皆令分丁就東昌開墾閒田詔戶部行之。

三月詔中軍都督僉事朱信克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宣信

克副總兵官率舟師運糧赴遼東其海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四月詔停造遼王宮室。

勅武定侯郭英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其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

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倘不卽發沙嶺倉廩賑之必放高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倭寇金州

辛未諭禮部尚書任亨泰議秦王世子襲爵禮。

上曰秦王旣沒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命襲爵爾其集議以聞亨泰同翰林諸臣議漢諸王薨遣使者立嗣子爲王則玄冠衰經素服以承詔事反喪服又諸侯受天子之命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卽位而哭旣合於

禮且協人情。詔依服命服禮行之。

五月。討平四川洞蠻。

六月。丙寅。遣前軍都督府謝彥通。政使來徵奉金冊冕服。持節往陝西冊秦世子尚炳爲秦王。

乙亥。勅曹國公李景隆整飭陝西所屬衛所軍馬。以候征調。

己丑。上諭羣臣禁黥刺。腓剝。閹割之刑。

上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然此特權宜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

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剕閹割之刑。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處以重刑。

詔羣臣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處以重刑。

上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詔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惟謀逆不赦。

癸巳命翰林院編修馬京署通政使司事。

詔出征亡故武臣子弟襲職。如有試弓馬不中。仍令還衛署。與半俸。二年後復比試。不中者降爲軍。

七月。詔禮部凡大臣犯重罪得免者。叙列八品九品。班後從。工科給事中陳洽等奏。

羣臣賀確山縣野蚕成繭。詔止之。

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蚕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焉。

戊午。詔國子監生習讀春秋。

上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

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者。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庶乎有本。

有道士以書獻。上却之。

侍臣請畱觀之。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卽燒丹煉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爲所惑。

廣西守將韓觀率兵討山寇。平之。

八月。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方命虐民。命左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印。爲總兵官。率副將

韓觀宋晟等將官軍討之。

丙子。命江陰侯吳高。安陸侯吳傑。從總兵官楊文征龍州諸蠻。

高傑皆以事獲罪。故俾征討建功以自贖。

貴州蠻叛。守將顧成討平之。

兵部尚書唐鐸奏。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詔征南將軍楊文移兵奉議等處。鐸乃參議軍事。戊子。詔更定皇太子親王封冊寶之制。

九月。戊戌。崇山侯李新有罪。伏誅。

免山東稅糧。

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益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於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亂敗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

朕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更改祖法者卽以奸臣論無赦。

燕王進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上親製嘉禾詩賜之。

閏九月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量減以資軍國之用。

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

重定皇明祖訓成。

其目仍舊更箴戒章爲首章。命大書揭於右順門內西
南廊下。旣而遣使詔諸王至京。諭以減祿米之故。以祖
訓賜之。

十月辛卯。禮部奏。百官朝參。賜食供億爲難。請罷賜。從之。
上定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爲一世。以其字爲命名
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
世後復擬續增。

冊元祿寺卿馬全女爲皇太孫允炆妃。

十一月。上與侍臣論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

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息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諄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命頒行之。

征南將軍楊文等討奉議等處叛蠻。平之。

十二月。詔山東河南民人田土。除已入額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園。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不論多

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擾者罪之。

洪武志書成。

其書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載刊行之。

命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正月庚申朔。

上與禮部尚書門克新論至治之難。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

得遽言至治。

壬戌陞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

辛巳以散騎舍人湯醴爲左軍都督府僉事。

二月庚寅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諭令各罷兵。

辛卯詔戶部仍給故東甌襄武王湯和加祿米二千石。

甲午禮部尚書任亨泰奉使安南還降爲監察御史。

亨泰在安南私市蠻人爲僕故降之。

征虜將軍胡冕討柳桂等處蠻寇平之。

丙午常州武進縣奏本縣奔牛呂城二壩河道淺涸請濬深以便漕運從之。

三月壬申詔文廟從祀罷楊雄進董仲舒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仕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上納其言。

以徐增壽爲右軍都督府左都督李增枝爲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沐晟爲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湯醴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四月甲寅詔魏國公徐輝祖及禮部翰林院官同國子監官考試監生仍令吏部以次錄用毋使淹滯。

署監事學正吳啟言國子師生例以文學優劣分隸六

堂邇來皆無甄別高下不分無以激勸宜考第如例。
上命行之。

中軍都督僉事朱信奏比歲海運遼東糧六十萬石以蘇
州府嘉定縣米輸於太倉俾轉運從之。

五月戊寅初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六科給
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爲驗。

詔湖廣諸郡宜桑而種之者少遣人往德安府及徐州取
桑種二十石送至辰沅靖全道永寶慶衡州等處各給一
石使皆種之。

六月癸卯以都督府斷事廖昇爲太常左少卿翰林院編
修張顯宗爲太常寺丞左僉都御史辛彥博爲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侍讀賜衣各一襲。

詔各處有司築河防。

七月丙寅。上與侍臣論唐主不當以宦者魚朝恩等掌兵權。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魚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訓注權勢之盛。却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

曹只克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
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
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故自
不敢驕縱也。

丙子。詔在外未入流官。陪祭俱用祭服。與九品同。

先是鹽城縣儒學教諭王孟上言。公服以朝祭。服以祀。
今在外凡祀山川諸神。流官具祭服。未入流者具公服。
然公服既於朝賀迎接諸禮用之。而又服以祀神。禮有
未宜。且未入流官公服之制。自八品以下皆同。其祭服
亦宜與之同。上是其言。

八月。詔免應天寧國太平池州廣德田租。

已酉禮部尚書門克新卒於官。命有司護喪歸葬於鄉。改六部諸屬部爲清吏司。

詔廷臣重議諸王見東宮禮。

禮部議諸王來朝。冕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已有定儀。其叙家人禮。東宮及王俱常服。引禮官請王由文華殿東門入。至後殿。王西向。東宮東向。贊禮官贊四拜。王坐受。相見禮畢。叙坐則東宮正中。南面。諸王列於東西。奏上從之。時諸王皆東宮叔父。故復有是議也。

頒表箋文式於天下。

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上甚厭之。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

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令諸司凡遇慶賀謝恩如式錄進。

九月乙亥。賚天下致仕武臣。

首壬辰年至甲辰從軍洪武十一年以前爲官者。次十二年以後爲官者。又次己巳以後從軍洪武十一年以前爲官者。又次十二年以後爲官者。凡二千五百餘人。十月詔禮部定各司奏事次第禮。

會議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二衛。次通政使司。次刑部。次都察院。次監察御史。次斷事官。次吏戶禮兵工五部。次應天府。次兵馬指揮司。次太常寺。次欽天監。若太常寺奏祀事則當在各司之先。

甲寅。皇曾孫文燧生。

上以十月數終。又生於晦日。命內庭勿賀。

十一月。壬戌。增設詹事府屬官。左右清紀郎各一人。司諫各二人。通事舍人各五人。

清紀從八品。司諫通事舍人從九品。改錄事亦從九品。詔鑄渾天儀。

乙巳。詔頒稽古定制。

先是。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敕。終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勛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

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十二月。命禮部會議鎮國將軍與公侯駙馬文武官相見禮。及其出入稱呼之宜。

禮部會儒臣議。凡相見。鎮國將軍居左。駙馬儀賓公侯居右。平行兩拜。若文武一品至三品官見之。亦行兩拜禮。鎮國將軍居中答拜。四品以下官行禮。鎮國將軍坐受之。若相遇於道。駙馬賓客向右讓道而行。文武一品至三品官引馬側立。候其過。乃行。四品以下則皆下馬。其餘內庭出入。皆由左門。稱呼則曰官人。言語則曰懿旨。從之。

復永州府知府金彥誠等十人官。賜襲衣靴鈔遣還。仍給

耆民道里費。

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定遠知縣高斗南儀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遠縣丞蘇益休寧縣丞甘鏞先後以事繫獄耆民各具各官善政詣闕以請。上嘉之。

五星茶度。

詔定外官二年一朝覲。

改大理寺爲司。

丁丑洪武三十年正月甲寅朔。

初置雲南按察司。

先是以雲南地荒服未設按察司命布政司兼理之至

是始置司設官。

命長興侯耿炳文爲總兵官。武定侯郭英爲副。往陝西及甘肅。選精銳步騎巡西北邊。以備胡寇。

己丑。勅肅王拱及時督軍屯糧。遇有征伐。親率精兵與長興侯耿炳文討之。

漢中府沔縣吏高福興及民人田九成僧李普治謀作亂。殺知縣呂昌。執教諭李詵。敗官軍。命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等發陝西兵討之。

辛未。右春坊司諫袁寶建言三事。從之。

一。府州縣學歲貢宜照定制。一。命修理工部國學廂厨饌舍室房。一。命史官摘取自古忠臣烈士成書。使將軍

侍衛操暇命史官陳說使知報國之義。

癸酉命監察御史劉觀耿清司中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刑部主事鄧文欽署右僉都御史。

丁丑遣使諭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

先是遣主事寬徹等使哈梅里別失八里及徹至別失八里而黑的兒火者拘留之副使二人得還至是復遣使持書往諭之使知朝廷恩義毋起兵端。

己卯改太常光祿二司爲寺官制仍舊。

改儀禮司爲鴻臚寺以儀禮司正房顯爲寺卿吏工二科都給事中仲牧劉繼宗爲少卿翰林院典籍馬定爲寺丞卿四品少卿從五品寺丞從六品。

陸翰林院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德彝爲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旣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頒爲政要錄

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二月甲辰行人陳誠呂讓奉命諭安南以侵地還思明府不從還京廷議當討詔姑待之

勅禮部檄打煎爐長河西土酋長以時來朝貢毋取罪罰

白虹貫日。

水西蠻叛征南將軍顧成討平之。

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稻主考禮闈。

撤棘取宋琮等三十八人山東山西陝西無一人北平止一人。

三月勅兵部差人諭川陝守邊衛所嚴禁私茶出境仍遣僧管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

上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易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寇放肆生侮慢之心益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爲名橫科馬足以致番人悖信朝廷初不知此。

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之。故嘗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各番酋領受牌爲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意。諭守邊者知之。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陳知尹。昌隆。劉諤。進士及第。宋琮等五十人。進士出身。及同進士出身。有差。

四月甲辰。命六部都察院。翰林院等官。議百官相見之禮。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往往凌越等分。請申明禁之。上下衆議。凡百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其品級近者。相見行禮。則東西對稍。卑者居西。高者居東。其品級相越。二三等者。卑者居下。尊者居上。其相越四等者。則卑者

禮下尊者坐而受禮有事則跪白一品與二品相見二品居西行禮一品居東答拜禮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禮一品居中答拜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受稟事則跪餘倣此其司屬官品級亞于上司官者稟事則跪凡近侍官員難拘品級行跪拜禮亦不許與外官交接凡同寮官品級有高下者不拘凡大小官員於內府相見不許跪拜若官員出入街道亦不許抗禮其餘軍民人等於街道遇見官員引道經過卽須下馬却避不許衝突違者論其罪上從之

詔晉王 燕王各練兵備虜

令軍民有一才一藝者得自陳效用。

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

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
詰旦思恭言於朝 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
金賜思恭

諭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等於川陝兩界之地招諭
漢良善者付所司編管爲軍

命兵部考定武官軍役數額不許私役踰制

上裁指揮使司知僉事四人千戶三人百戶衛所鎮撫
二人皆於正軍伍內取用輪番更直三日一易下直則
歸隊伍操練凡衛所直廳六人守門二人守監四人守
庫一人止老軍充役一年一更

五月壬子朔日食

甲寅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
定律以繩頑刑著爲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
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
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
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內撮其大略附載於律
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
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
天下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乙卯命楚王禎率護衛精銳軍以湘王柁爲副統都司所

屬諸衛征古州洞蠻。

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尾跡有光自天厨入紫微垣下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

己巳勅燕晉代遼寧谷六王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宜各勒兵謹守勿輕與虜戰俟其分散驕怠邀截要路擊之乙亥旌表浮梁縣民鄭敬成妻王氏金添麟妻王氏歙縣民江務本妻許氏俱爲貞節之門。

己卯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一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

六月辛巳朔上御奉天殿復策試下第舉人賜韓克忠王恕焦勝進士及第蔡或等二十九名進士出身蘇文等

二十九名同進士出身。

先是禮部會試中式者少。而北方被黜落者咸言不公。上閱所取多南士。亦疑之。乃詔考官劉三吾及陳郊等三人皆下獄。命翰林儒臣重閱落卷。得文理優長者六十一人。皆山東山西北平河南陝西四川之士。至是復廷試之。

翰林學士劉三吾暴卒。

置政平訟理二旂諭罪囚。

上諭刑部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安有是言。爾等每諭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

今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但以所犯來奏引至承
天門外其有未服欲訟者命行人持訟理旂諭之訟理
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旂宣德意遣之繼今五軍都督
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
寃者卽爲奏聞無寃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
死罪者准贖

乙酉以進士韓克忠爲翰林院修撰王恕焦勝爲編修
丁亥勅楚王楨湘王栢令占天象大白七月三日伏未可
行兵待大白出後併力討之

諭晉王燕王今吾馬數少宜近城屯住遠斥堠謹烽燧設
信炮毋深入沙漠

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事覺。賜死。

時四月農方耕耨。倫適在陝西。令布政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往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尤縱暴。所至驅迫有司索車五十輛。至蘭縣河橋巡檢司。捶辱其吏。吏不能堪。以其事聞。上大怒。以布政使司官不嚴。并倫賜死。保等皆坐誅。茶貨沒入於官。以河橋吏能不避權貴。遣使齎勅嘉勞之。

七月丁巳。左都御史楊靖爲繫獄鄉人改狀草。增飾浮詞。擊登聞鼓。爲御史所劾。賜死。

上諭羣臣勉爲君子。不當甘爲小人。

上諭之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

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爲之事不當。此則
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謬戾者。此則其故爲之也。君
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
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修飾。多所
隱蔽。人君不察於此。則君子小人莫辨。又曰。朕觀往昔
議論於人主之前者。君子必多忤意。小人必多順從。若
以忤已而怒。順已而悅之。則小人進而君子斥矣。人主
取人。但當詳審於心之權衡。不當遽徇一己喜怒。而汝
等亦當勉爲君子。不當甘爲小人也。

甲子。命太常寺卿張顯宗署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修撰

韓克忠署司業事。

勅曹國公李景隆今天象示變佩征虜大將軍印卽往河南訓練軍士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八月河決開封。

勅禮部移文暹羅國王轉達爪哇國以大義責所屬三佛齊毋生間諜阻絕往來使臣。

詔工部移文各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有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

九月庚戌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遣陝西四川都指揮同知分兵捕擒沔縣逆賊高興福及其黨汪伯工陳妙貫楊文樺等悉誅之。

宥其脅從爲軍者凡四千餘人。

辛亥命戶部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

令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辰擊鼓聚衆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平緬諸蠻刀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奔訴京師

癸亥勅楚王禎湘王栢以護衛軍同銅鼓新軍靖州民夫築銅鼓城繪圖來奏。

乙亥。上以平寇將軍都指揮齊讓征蠻無功。命左軍都督楊文佩征虜將軍印。爲總兵官。率都督同知韓觀指揮使何清宋忠等。統京衛及湖廣江西等處都司軍馬往討之。

十月癸亥。惑犯南斗。

諭戶部遼東海運軍餉有贏餘。今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士屯田自給。其三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

十一月。宥武定侯郭英罪。

時英自陝西還。監察御史裴成祖劾英私養家奴百五

十人又擅殺男女五人請治其罪。上以英功臣詔勿問。左僉都御史張春都給事中馮嶧等執奏不已。又命諸戚里大臣議其罪使知所警已而宥之。

癸酉命西平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徐海爲左右將軍率雲南四川諸衛兵往討叛蠻刀幹孟。

上御奉天殿見散騎舍人衣極華麗以暴殄責之。

上問制用幾何對曰五百貫。上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蚕婦繰絲緝麻縷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弊而已。今汝府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藐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

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十二月上不豫廷臣數問安以竭忠修職勉之

勅之曰朕惟昔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之君失於勸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於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

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皇極變稷契伊傅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陞兵部主事齊泰爲兵部侍郎。

乙巳，遣思倫發還雲南，駐怒江上。命西平侯沐春、公力幹、孟歸而主，毋爲不臣。

刁幹、孟旣逐思倫，發懼朝廷致討，先遣人至西平侯所言，先嘗遣人致方物，乞授土官，爲大甸，乃的弄所劫，由是弗克。上聞奏，不許。